

# 序

東海大學美術系 主任 蔣勳

台灣的雕塑我覺得始終並不曾蓬勃發展。由官方以道德訓勉為目的塑作的各類偉人銅像多已流於八股，沒有絲毫足以提升雕塑給予人生命風範的震撼或感動。學院傾向於受西方現代影響的雕塑也似乎常常為形式而形式。流於「玩物」，走到另一個戕害雕塑生命力的絕路之上。

八股形式的偉人塑像並非中國傳統。騎在馬上叱咤風雲的將軍統帥，氣宇非凡姿態颯爽的帝王聖哲，早在羅馬帝國時代已經是西方美術表現的重點，並且多置放在道路集匯的廣場中央，成為全民形容舉止仰慕的表率。由於有悠久的傳統，西方以歌讚人的健康、智慧、功業、道德為目的的雕塑始終是他們藝術史的重心。

中國則大抵是在西方人放置雕像的地方以文字勒石刻碑，作為紀念。這使東西的雕塑史發展到很不同的方向；西方以人像的寫實、具象雕塑為主，中國則以文字的抽象形態發展出純然不同的另一種「雕塑」出來。今天受西方美術影響，大概很少人會把中國傳統碑碣摩崖的刻石當「雕塑藝術」看待罷。然而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在陝西的碑林中看到成千上萬的碑刻，巨石如林，文字刻痕極深，姿態千變萬化，加上樸厚的碑趺式碑額上的龍螭，都應當另有一種「雕塑」的眼睛來看待罷。似乎我們的雕塑史也因為西化而失去了立場。



仰韶彩陶以下這個民族「塑」土的歷史不可忽視，石器時代打砸石斧而演變成的刻石碾玉都是「雕」的種種流變。我們因為在中國美術史中找不到可以類同於西方人像雕塑的例子便以為中國沒有雕塑，也許便上了大當。誠然，人像雕塑的例子我們也曾經一度以為純然是外來的。雲岡石窟在北魏的開鑿便是明顯佛教移入後的產物。但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秦俑，多在 180 公分高度，以低溫燒陶，形式技巧都使世人一驚，而他們又恰恰反證了中國雕塑不僅只有文字抽象發展的一系，在人像寫實的能力上也絕不遜色於同時代的希臘。中國當代的雕塑也許要從這一埋藏在大地下的雕塑史的發現重新起步罷。

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工作者幾乎都曾經著迷於古代廢墟遺址中挖掘出的希臘羅馬雕塑的殘肢斷首。他們再一次從古典中找到了「再生」(rebirth)的力量。中國的「現代藝術」如果還在蛹眠狀態，中國現代的「文藝復興」如果尚未來臨，恰恰是我們的「古典」並未建立，我們的古代廢墟遺址猶是一片荒涼，未曾踏上現代藝術家的足跡，未曾有過死心塌地研究

「古典」的現代藝術家罷。從北魏以降，由印度傳來的佛菩薩雕塑成為中國藝術史的主要表現課題，雲崗、龍門、天龍山、麥積山、廣元、大足……中國大地上的佛雕石窟大放異彩，那些發悲願的佛弟子走入深山峭壁，終其一生在人煙不到之處刻石成佛，這種心境絕不是今日雕塑八股偉人銅像者所可想見，這種心境也絕不是斤斤計較於形式之現代的雕塑家所可企及於萬一的罷。

雕塑在美術史上常常如曇花一現。雕塑家的出現遠較畫家更難。菲迪亞斯在希臘雅典，米開朗基羅坐鎮文藝復興，羅丹總結十九世紀，如此而已。也許因為雕塑更近於「人」罷。雕塑家在雕塑之時往往雕塑的並不是對象，而是自己。米開朗基羅的石塊斑剝中全是他生命的掙扎與吶喊。雕塑是歷史的高音，如果我們未曾在文化各類基礎上合唱，高音便常常只是罔然罷。

我曾經試圖在台灣民間雕塑中找到傳統，猜想和期待這一傳統可以再創新猷。使現代的台灣雕塑有所表現。目前不敢說結果如何，台灣在世界文化的沖激點上，它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認識也往往難以把持，總是飄搖不定。東海大學美術系開雕塑課，我邀請謝棟樑先生來擔任基礎的課程。我的想法是：如果雕塑更是對材質的認識，對客觀環境條件不可或缺地配合，那麼。謝棟樑先生長期在本土上依靠有限條件而執著下來的工作經驗應當對學生們是較好的指引與啟迪罷。謝先生甚受學生喜愛，而雕塑本來就特別有師徒精神的學科，便在老師與學生共同工作的狀況下有了較好的開展。學生們在謝老師的作坊工作，或一起結伴去高雄拆船廠尋找廢鐵，一起練習焊接的技巧，我想：雕塑更有體力上實踐與力行的意義罷，如果一個時代缺乏著飽滿的生命力，也必定反映在雕塑的欠缺罷，似乎這也恰恰說明著為什麼雕塑家常是美術史的顛峰人物。

謝棟樑先生的作品基本上給我較「老實」的印象，並不特別玩弄形式，或者偶爾對形式



發生好奇，也依然「玩」得很老實。在人體的拉長、變形、空間的三度與二度向面上做一些趣味的變化，有較人間溫暖的情趣寄托。這一點也許是謝先生的特色罷，一般說來，雕塑家多半傾向於個性的狂烈浪漫，作品局面較大，寓意的主題內容也較遠離世俗。謝棟樑先生以人世間倫理的瑣細關係來做雕刻無論如何是一個特色。我不敢預期這種方向未來發展的可能，但是在漢代畫像磚一類的浮雕作品中的確曾經以人世倫常為雕塑主題的例子。

雕塑工作極其辛苦，世俗的悲喜，也許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瑣細之處一一去盡，最後才有精神上的完滿圓融罷。正如米開朗基羅說的：

一尊好的雕像是從山上滾下而最後未曾被損傷的部份。在國外博物館看到雲崗龍門石雕，歷經劫難，缺頭缺手，那尊佛或菩薩，因為瑣細之處都毀去了，反倒是更圓滿的「雕塑」了。我們心中都有一尊永不能完成的「雕塑」，要用一生的時間來使渣滓去盡罷。謝先生展出多年工作結果，僅以此祝賀共勉。

1989年4月